

温州经籍志初稿

卷三 经部 禮類

四 經部 禮類

温州经籍志再稿 三卷 外编 群误 不卷

存 三子十四 十七至十八 五二五三

共 10 册 存 10 册 排架号 00417

溫州經籍志卷三

瑞安 孫詒讓



經部

禮類

宋

王氏十朋周禮詳說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丘葵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宋王氏十朋字通齡樂清人有

詳說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王氏十朋周禮詳說按清源邱氏引之

案此書陳趙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汪應辰梅溪墓誌亦不言嘗著此書王與之周禮訂義序目有王氏注曰未詳誰氏建陽作王狀元詳說刊行丘葵所引蓋卽是書宋人多稱梅溪為王狀元故丘氏輒題為王十朋耳經義考一百二十五別列王氏失名周禮詳說引王與之說為證殊誤然宋時建陽書林所刊王狀元書甚鏤如東坡詩集注唐文類集注之類並託之梅溪此書今已亡佚麻沙舊刻容有題梅溪姓名者茲姑為錄入而附辯之於此

又案周禮詳說以王氏所引攷之其書於三禮制度

參差不易治者並能參互校覈以求其是在說禮家尚為善本其援引舊說止於王安石陸佃王昭禹三家亦似南宋初人所作然邱氏屬梅谿則不可信東嶽與梅溪同里豈不知此書為其所著而云未詳誰氏乎

陳氏堯英周禮說

三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案陳處士堯英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乾隆温州府志介節傳並有傳

薛氏 季宣 周禮釋疑

經義攷一百二十三作周禮辨疑誤今從

周禮訂義序目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曰未見

王與之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薛氏季宣字士隆有釋疑 十七小司徒之經田野必兼井牧而言而井牧之法於遂言之爲加詳井以九起數邑以四成之則制地之數可於是通行矣若夫縣都之名偶同於公卿采地之名亦非以此爲采地薛氏之說分明 三十大宗伯以脤膾之禮親兄弟之國愚案鄭鍔以祭社稷曰脤祭宗廟曰膾是矣薛氏以脤曰脤謂社稷用脤以熟曰膾謂宗廟主熟親如兄弟若祭社稷之脤祭宗廟之膾皆當及之疎如異姓歸脤而不

膾則所及者止於社稷之內然非兄弟之國至二王後及異姓爲王所特尊者亦得與焉如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又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膾焉又所以廣其福也

鄭樵六經奧論六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則如王制所記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 案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

先儒以為斥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
五百里蓋并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
百里者舉民賦實數言之也謂山川林麓不可以食其說若善而未盡
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來說者紛紛不一到薛常州開
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今基田出於司馬法乃文王治岐之制孟子曰天
子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
百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以縱橫之數
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職方曰凡千里
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
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

案良齋周禮釋疑陳止齋作行狀未載其書蓋良齋
卒後門人編輯遺說為之其散見於王氏訂義者如
釋司尊彝之九獻訂義三十四大司樂三大祭之樂三十八
馮相氏之土四十四卓氏之鈞律七十並根據古義辨
析精當至六經輿論所載封國開方法訂義五十七
夏官職方氏引其說曰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五
百里之國為百里者二十五四個方百里者二十五
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公也又云方
四百里則六侯則是四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一十
六六個方百里者十六則為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

九十六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四又云方三百里則十一伯則是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以十一个方百里之國爲百里者九十九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一又云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以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則二十五个方二百里用千里之方一百男則百里而已此封國之定制也其餘爲附庸山川者固見於大司徒建邦國之制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爲封公侯伯子男之地失之矣鄭氏之見以開方言之

殊不知井田之地畫爲井形四圍左右皆有定制故可以開方言之若夫先王定九州之制分疆析壤各以千里爲州非如井田之法周圍貫通可以開方計之若曰成周之制爲方千里者四十九何成王周公斥地之廣耶後止齋作周禮說亦用其法釋大司徒五等之地亦見訂義曰所謂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毋過三等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夏商未之有改大司馬之法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由此觀之雖周亦三等也而司徒舉四封以言之則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而又以益

一男之地為公以待加地之賞損一男之地為男以
待削地之罰蓋所謂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削地
者歸之閒田訂義王與之案此說謂司徒舉四封言之其實只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本
薛常州之說見職方氏以四方周圍共五百里而一
方百二十五里是公之國方百二十五里比王制不
遠推而論之則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
里皆可合於王制惟男之地為不同蓋如是說男之
地止方二十五里又少於王制所以陳止齋又謂益
一男之地為公以待加地之賞也蓋其意以周官所謂方五百里方
四百里皆言邊數非積數以通周官與孟子王制之
乖近求之古訓墨子經上云方柱隅四維也趙嬰周
髀算經注云方周匝也則良齋是說亦可通然宋人

疏到五十二卷

此不可不知也

六經輿論舊本題鄭樵撰四

庫提要辨其非是按周必大親征錄記樵卒於紹興
三十二年良齋知常州在乾道九年時樵卒已久則
此書不出鄭氏明矣九章算術少廣篇言開方皆論積數不論
邊數如五百里開方積數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里
齊博涉不容未燎且訂義載良齋說方斥鄭注言開
方之非何嘗別勅此為開方法乎

又案訂義大司樂職兩引薛圖則薛書圖說兼備訂義
序目姓氏良齋外尚有金華薛氏衡書中引其說薛平仲
薛平仲此薛圖知為良齋書者訂義大司樂職未引
多至十餘條可證也惜書既不傳而趙陳諸目又
無著錄無由考其體例也

陳氏傳良周禮說

三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上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宋史藝文志一作一卷國史經籍志一作十三卷並誤

校經圖禮四並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曰未見

自序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于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

州之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剝削人君臣相教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嘆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

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
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
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頗采周禮
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
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
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舊而
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
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剝員甚者汙吏有欲復重辟有奏裁
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
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

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
道斷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為左
社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
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
嘗試之勳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
國勢說各四篇而為之序如此

止齋文集四十
進周禮說序

讀書附志上周禮說三卷右朝奉郎秘書少監陳傅良所進
也舊刊於止齋文集中曹叔遠別有一書而刻之且為之說
直齋書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
撰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陳君舉周禮說三卷中興藝文志稱
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註
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
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
爲書曰微言傅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蔡幼學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光宗受禪
明年改提點浙西刑獄過闕留爲吏部員外郎論業當對上

從容嘉納謂公曰卿學問深醇著書必多可悉以進也遂遷
祕書少監公進周禮說以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爲目目各

四篇止齋文集附錄

宋史儒林傳四除吏部員外郎 對帝容嘉納且勞之曰卿
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
上三遷祕書少監

玉海三十九紹熙周禮說三年吏部郎陳傅良進以格君心
正朝綱均國勢爲目目各四篇

朱子語類八十六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
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
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 君舉說井田
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里不平方量四邊
又突出圓算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說出亦自好看今考來

乃不然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四公則是每箇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陳乃云方一百二十五里又以爲合加地賞田附庸而言之 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齊是恁地濶說復周公之字魯是恁地濶這箇也是勢著恁地陳君舉却說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有二十五里以徑言則只有百二十五里某說若恁地則男國不過似一耆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伯一千里封六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橫是四箇五百里便是破開可以封四箇伯他那算得國數極定更無可疑君舉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

餘地只存畱在那裏某說不知存畱作甚麼 周禮不言祭地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舊見陳君舉亦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却不曾門大司樂祭地祇之事

葉適黃文叔周禮序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非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水心文集十二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四陳止齋於成周制度講究甚詳有周禮說嘗以進光廟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陳氏傳良字君舉其說
有一集及經進四篇十七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
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氏苟加之說甘則是但不必謂苟加等
法之人專治溝洫陳君舉亦曰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
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則不均矣二十
一均人公旬陳及之曰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之事師旅行
役遠者二三年近者過時而反安能以歲三日為斷王制內
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則力征豈不與戎事異

乎陳君舉則曰古者民年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
十年約其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
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征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 二
十四愚案國服陳止齋讀服如服公事之服謂民之貸者還
本之後更以服役公家幾日為息徐牧齋讀服如侯甸服之
服謂民之貸者以其服之所出來輸彼此價直必不等除得
本之外餘皆為息二說俱勝注疏 三十五典命孫氏曰案
目云孫之在外者數隆在內者數殺止齋以為先王欲抑內
密山陰人重外輕之患歸於平故於命數致意焉余攷之內重外輕此
後世之弊先王之世未之聞也

慈谿黃氏日鈔三十陳君舉云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灋八
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
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
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
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
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
夏官天官掌財賦之事自天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廩
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
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廩祿府史胥徒之稍食蕃上宿衛之
給乃見於地官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玉官服飾之用悉領於

天官而司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春官此其分職皆有不可曉者愚按書作於周而定於孔子大如三宅三俊書所載也周官無之小如三臺阪尹書所載也周官無之而此乃至於交互重復何哉 陳君舉曰冢宰一職惟宰制天子左右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官中使令之人又曰自玉府內府而下今皆入內藏庫自官人掌舍而下今皆入修內司自醫師食醫而下今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今皆屬御前供奉官愚按本朝之制為簡但權不屬宰相官府不一體耳

困學紀聞四鶴山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如以漢算擬邦

周禮行氣論此在世家亦方論也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
周禮行氣論此在世家亦方論也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

周禮余書治周禮姓氏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有講義集

周禮余書治周禮姓氏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有講義集
周禮行氣論此在世家亦方論也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

案止齋周禮說蔡文懿行狀謂為祕書少監時所進
而不著其年月王氏玉海則謂在紹熙三年為吏部

郎時宋史本傳亦云為吏部郎攷止齋文集二十

部員外郎初對劄子後自記云是日上殿讀劄子畢

上云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來

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

乙夜之覽上云經說更好隨所有進來云云據此是

止齋進周禮說在除吏部郎時無疑玉海所載不誤

蔡氏行狀蓋因止齋由吏部郎遷少監亦在紹熙三

年距進書時為日不遠中興館閣續錄九官聯門祕

書少監陳傅良紹熙三年六月除十二月故偶誤憶耳至朱子語類謂孝宗時進

御則與狀傳並不合不足據也其書據書錄解題舊

附刊止齋集中曹叔遠別刊之又為之說明文淵閣
書目二尚有一冊完全今則曹編文集盛行於世而
禮說不可復得矣王氏訂義序論引其說云讀周禮
須熟讀五官目錄次知所屬有定局更將西漢百官
志案志當
作表及歷代官志與今官制參攷蓋其著書宗
旨欲以周官職掌分合攷後世官制沿革以究古今
之變故其說多以史志參互證論而於宋初制度及
王氏變法始末考辨尤悉永嘉諸儒本以經制為宗
止齋為薛文憲弟子於井地軍賦尤為專門之學空
其精究治本非空譚經世者比也至其詁釋經義亦

多守師說如說大司徒建國之制

見前薛氏周外史
禮辨疑下

諸侯無私史

訂義四十五引

諸條皆與良齋經說符合是也

又案中興義文志謂周禮說篇專論綱領今以訂義
所引核之其說于名物度數瑣屑繁碎者亦多攷數
似不止論綱領攷訂義序目云陳說有一集及經進

四篇邱氏全書則云有講義集說疑止齋進說外尚

有講義之一集故如釋考工記車制綜貫羣經釋名

辨物最為詳審而于原目所謂格君心正朝綱均國
勢者則無可附麗其為別有一集殆無疑義惟邱書

譌舛難據止齋講義別無所見故此未据補錄至進

說本分三日總十二篇王氏止云經進四篇亦未免
偶誤也其說車制見訂義七十通志堂刊本字句謬
奪幾不可讀周官義疏遂譏其舛誤甚多而不知其
非止齋原文也今為錄出并加申證以詒為三禮制
度之學者 訂義引陳君舉曰車制用在輪故察車自
輪始輪之外縣為圍 案此圍上當奪牙字下同考工
記云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
牙圍蓋輪縣謂之牙牙圍者牙之圍徑也止齋偶沿
記文誤以牙圍並舉若單云圍則與軻股散軻軻較
必不和是齒莽也圍之中直指湊轂者為輻輳之
所蓄而利轉者謂之轂轂裏之大穿謂之賢轂外之
小穿謂之軻 此字當作軻說詳戴震考
工記注七尚沿鄭注之誤轂中空處謂

之藪轂上橫通通載者謂之軸 疑行
通字軸末以防輪而
固謂之牽軸上橫伏而納軻者謂之轆轆上所載三
面材謂之任正任正之上謂之軫與前掩軻版謂之
陰輿深謂之隊 此當為隊記云參分車廣去一
以為隊鄭同農云隊車深也植於
輿兩旁謂之騎蔽風塵謂之蒂橫於兩騎而為人所
憑者謂之式中系駮馬內轡處謂之鞵 此字當為軻
說文軻車載
前也詩小戎陰剗塗續毛傳陰揜軻也正義以板木
橫側車前陰映此軻故謂之陰兩駮內轡繫于陰陰
軻同處故此式下之植從者謂之鞵兩騎之上出於
式者謂之較較之下從者謂之軻 從當為衡記云參
分較闔去一以為
軻圍注軻轉之植者衡者以革軻式此下當脫謂之
也立者為軻橫者為軻以革軻式 此下當脫謂之
鞵三字爾雅釋

器與革謂之鞞郭注以革以皮覆式謂之鞞以篛衣式

謂之前謂之鞞注以篛衣鞞車軌納鞞之環謂之鞞

此當作車軌納鞞之環謂之鞞兩雅

戴鞞謂之鞞注車軌上環鞞所貫也著車之眾環謂

之指此當作捐兩雅釋環謂之指郭注著車眾環

止齋猶有曲鞞而出從前稍曲而上謂之鞞上曲字

軒前持衡者謂之頸頸下衡者謂之衝衝下兩馬謂

之服兩衝字並當作衡考工服外兩馬謂之駮兩服

之四轡兩駮之四轡謂之八轡兩駮之內轡系於式

其在手者外轡與服馬之四轡謂之六轡前系於衡

後系於軫以防駮馬之入者謂之脅驅駮馬之為車

四條謂之鞞內兩條納於陰者謂之陰鞞外系於軸者謂之外鞞拘二鞞以絆其背者謂之鞞背為環以

管外內轡謂之游環削革三就當骨謂之繁纓纓金以當虛謂之錫纓當作鏤詩鞞奕鄭箋肩上曰錫刻

面當虛當虛者當馬之頤虛在肩眼之上金飾之今普虛也周禮巾車注錫馬著鈴於兩

鑣謂之鸞置軫於式謂之和軾當作鈐詩鸞蕭毛傳兩駮內轡謂之勒此字誤勒為馬頭絡街顏師古急

駮馬內轡則從無此稱此當為軻之誤詩小戎蓋以車上之覆則有益蓋之斗謂之部蓋上捺謂之弓蓋

之小柄謂之達常大扛長八尺謂之程扛當為扛考工記注程蓋

杜此車之通制也詩禮所載車制尚不止此其爲止也齊偶未詳載或訂義本尚有奪句

陳氏傳良徐氏元德周官制度精華

二十卷 玉海三十九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曰未見

朱子語類八十六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精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彙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

以

15

說處儒用錄云但說官屬不悉以類聚錯綜互見事必相關處却多含糊或者又謂有互相檢制之意此尤不然

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官掖

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此

說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徒

儒用錄云大行人司儀掌賓客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徒之事當屬春官而乃領於司徒

乃掌於司馬儒用錄云饒方氏辨正封疆之事當屬地官而乃領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

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

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 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處其

詳然皆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

秦舊何不只倣秦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馬司徒司

周官

空者何故蓋他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尚書有周官
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爾

案徐通州元德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有傳據朱子

語類上率冊即止齋周禮說不知何人合徐書編之

陳說止三卷以朱子所述推之則此本錄陳乃居二

十卷之半亦足證止齋禮說于經進三卷外當別有

一集惟王東巖訂義於永嘉諸儒緒論采取甚詳

止齋說尤鏗而徐說竟無一條序目亦未及其姓名

殊不可解也

陳氏謙周禮說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改考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楊氏恪周禮辨疑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楊氏恪字謹仲間有辨
疑

乾隆溫州府志十家進士高熙辛丑黃由栢楊恪永嘉人

博羅令

案訂義序目於楊謹仲陳及之並云間有辨疑

疑似非書名然朱考已著錄今仍之王書所引楊

說頗多考工車制尤詳悉蓋亦敏學之士也

陳氏汲周禮辨疑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求嘉陳氏汲字及之閒有辨疑二十四愚案國服李叔寶欲矯責償出息之說以息者亦如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所以保之使生息非責其利此說固好恐非泉府之所能繼不如陳及之之說曰立法不惟以下苟下得其利而官失其物則非法也泉府藏物多矣不賒貸與人則必至弊壞歲月既久不可用賒貸與民民轉徙於他所既得其利異時以元物入官各貢所有為息則官府亦得其便矣

曰方

慈谿黃氏曰鈔三十陳及之云或謂卿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為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為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二萬三千八十五萬家之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愚按呂氏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府史胥徒又不預焉則又不止陳氏所計二萬三千之數而已使此書果出於周尚不過尚書周官一篇之數況又說之不通如此

藏豐樂清縣志十家薦舉陳汲初習制科晚薦舉不就

謝章鉅有推古詞
錄錄心

案訂義引陳及之說亦多以周官推後世官制其宗

旨與止齋周官說相近又多補正儒先舊釋如官正

比宮中之官府之次舍訂義大府武貢餘財訂義內

小臣后有好事于四方訂義調人有鬪怒者成之訂

二十並駁胡五峯說大司徒建國則申王介甫說訂

五小司徒論徹法則申張橫渠說辨疑之名殆以此

乎

鄭氏伯謙太平經國之書宋史藝文志一作太平經國書統集

書統集今從四庫全書總目十九經義考一百二十四作太平經國之

十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十九。宋史藝文志一作七卷錄

十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十九。宋史藝文志一作七卷錄

以

存

解義考一百二十四作太平經國書統集

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答

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

為久恃無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

閒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併與其自私之計

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己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

惜夫愛己者之所以及民亦褊迫淺陋足以躋時於小康而

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

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

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

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吾精神心術而為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刮摩塹填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擗盥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

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彘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釐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鼎墮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為東西其子孫益繆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為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幽風之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為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揣揣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若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

為握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非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君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筆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雜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敬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則或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

道而有易亂為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末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修廢起墜於正觀一二十年間稅為租庸調田為口分世業兵為府選士為明經進士官為七百三十員天下為龔封刺史然亦馭雜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未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為兩稅變府兵而為彊騎停世襲而為州縣不愛名器而為墨勅糾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罅隙呈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

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為治
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
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
脈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強之事亦一掃而無遺草創之初大
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
唐自元魏北齊以來受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
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
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
蘇威高景本頌字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
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

備則以唐之治為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
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蟠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
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煨燼於秦火貶駁於漢古編好
如武帝反謂之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伏藏泥淖於山巖屋壁
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秘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
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
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為訓詁
而已隋唐閒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為經制大
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
嘗與羣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

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復不能對大本
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
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
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行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
孔子文中子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
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
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
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冊笑王
制恚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為是目前苟簡之
謀儻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空濶之談也嗟乎千載

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
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永嘉
鄭伯謙節卿撰

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由余
方少竊聞其樂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
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學之說及周益衰孟軻
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彼所稱方冊與籍豈
謂周禮耶孔子尚思興東周孟子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是時
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為邪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
取經籍一切焚棄之後世以為鼻然使始王并天下為周武

王季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為教育家以為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周立為天子頌其政式放於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強勉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鬪為功以干戈為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烹滅諸侯而六合為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為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邪何為其然也三禮莫古於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於籩豆神祇之間曲盡

其意於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於是邪故善為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其略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於鄉後三年得進士為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國書可觀取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眎叔嗣錄藏

於家後十年而為嘉靖丙申上冬朔日刊於山西布政司大
中大夫山西左參政後學祥符高叔嗣撰

唐賈公彥敘周禮廢興言周禮起于成帝劉歆而成於鄭元
附麗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竄亂不驗
之書唯有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
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
人此之謂也是言禮貴明義而神化在人夫三代之法至周
則稱盛備焉今觀周禮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以為民極是所謂法誠甚盛備然自文武成康既沒
治亦漸凌夷於舊當是時道未墜地政布在方策即其變已

如此迨其衰微秦悉更典造端思垂萬世然不二世而亡漢
興多襲秦故然又景之間黎民殷富海宇向風至與成康比
隆此其治蓋不專在於法假使文武為君周公為相雖不作
周禮天下其太平哉世儒好古謂不復周禮終難以語先王
之治規模宏大條理纖微然其義止以為民既和則法制
雖陳而非有所恃后世先不為民既傷猶曰法未之嚴文
已深又從而繁之由茲之治雖品式盡倣周禮天下其能太
平哉故治天下審法度在明其義而神化之苟有為民之實
奚而不可也若周禮者其為民經慮詳矣永嘉鄭氏著太平
經國書推周信之為民而義益大著然余嘗見嘉靖丙申大

梁高使君初刻山西布政司余乃徧觀焉明年丁酉余飭兵
穎上士多藻彥因出其書託縣尹姜子時習為翻刻之與諸
士同觀又明年戊戌五月而翻刻成冀南孔天胤啟

四庫全書總目十九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

內府藏本

宋鄭伯謙

撰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脩職郎衢州府學教授王與之周

禮訂義首列宋代說周禮者四十五家伯謙為第三十一居

黃度項安世之閒蓋寧宗時人是書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

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圖一曰

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

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

統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為目三十曰教化
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
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官衛奉養祭享愛物
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
各分為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
為問荅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
善其論天官玉府諸職一條車若水脚氣集頗稱之然其間
命意閒有不可解者如齊東野語記韓侂胄之敗殿司夏震
尚聲喏於道菊梅磳詩話記紹定辛卯臨安大火九廟俱燬
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

蘇東坡定國書卷六
三有漢太平經
圖書一通于

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
廟成焦土之句其時武統於文相權可謂重極而此書宰相
一篇尚欲更重其權又宋人南渡之餘湖山歌舞不復措意
中原正宜進臥薪嘗膽之戒而此書奉養一篇乃深斥漢文
帝之節儉為非所論皆不可為訓毋乃當理宗信任賈似道
時曲學阿世以干進歟以他篇貫通經義尚頗有發明舊本
流傳久行於世姑節取焉而已

乾隆温州府志十九宋進士紹熙庚戌余復檣鄭伯謙永嘉
人著太平經國書

車若水脚氣集上永嘉鄭伯謙云天官之職自玉府內府而

持教見俗
集子集の之標
補

下今皆收入內藏庫自官人掌舍以下今皆收入脩內司自
醫師倉醫以下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皆入御前供
奉自漢晉以後先王所以招使士大夫在宮內者稍稍推出
却將天子服食掌於外朝者稍稍引入

周禮訂義十七王氏詳說曰畿內用貢法者以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事於民用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恐

其稅民無執耳都鄙雖在畿內然實諸侯此所以用助法鄭伯謙疑此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為公田而不稅哉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文王為商諸侯其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遂變之此皆泥於康成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之說

案鄭節卿太平經國書卷崑繫銜稱修職郎衢州州

學教授攷洪咨夔平齋集十八有大理寺丞鄭伯謙

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禮辰沅靖兵馬制又謝旻江

西通志六十四宋知臨江軍亦有鄭伯謙是節卿固

敬歷州郡非以教授終也經國書貫穿全經綜論大意雖考證簡略而平議閎通殆亦習聞薛陳諸老緒論者至其文章精偉浩瀚尤與水心相近信乎其為永嘉之學也至宰相奉養二篇立論偏駁不無可議四庫提要疑其當史賈擅權由學阿世則殊不然此書自敘雖不著年月而節卿舉進士在紹熙庚戌下距紹定辛卯已四十年距賈似道擅權為年月尤遠節卿既非終于教授則此書之作必在其前矣

得方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十一
宋文四庫子文選五林玉庫志蘇東坡詩集卷之四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十一

曹人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十一

周禮打美片目編
周官

曹氏叔遠周禮地官講義 經義考一百二十九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九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曹氏叔遠字器遠有地官遂人至蒙人講義

案曹文肅公叔遠教授逢時子止齋陳文節公門人
宋史四百十六雍正浙江通志 乾隆 温州府志名臣
傳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改字

其地官講義始遂人終蒙人蓋意欲專論井地倉貨
諸大端故所述厘此也經義攷一百二十九既列其
目而一百二十三又出周禮講義前後踵復舊通志

戴氏仔周禮傳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經義一百二十三

陳氏汪周官集傳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作周官小集誤今從周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目次永嘉陳氏汪字蘊之集傳中
間有數說

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陳氏汪字蘊之永嘉人有小集

感豐樂清縣志十宋國子薦陳汪慶元間入太學授昌州文

學字

案陳氏集傳周禮全書作小集乃邱氏鈔訂義序目

之誤序目別載永嘉李氏嘉會山陰孫氏之宏並注

有小集非陳蘊之也經義考及舊通志及府縣志並

沿其誤今正之集傳今不傳其佚文見訂義者如膳

夫王燕飲則為獻主引楊龜山說訂義七矢人鍍矢

引無名氏圖說證王昭為詳解蓋綜集諸家訓義故

以集傳為名据訂義序目云聞有數說則原書不甚

以序

王氏與之東巖周禮訂義自自立新義故王氏所引亦較止齋及之兩家為少也

八十卷宋史藝文志一四庫全書總目十九

存義考一百一十一 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勸農事趙汝騰右臣

汝騰龔準祕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

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貳本繳納訖臣

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

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

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

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為訓義以行于世與之以山澤臞儒乃能編管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真德秀擊節是書為之序德秀歿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利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且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朝適會祕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祕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仍

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淳祐二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奏
三年正月初六日奉聖旨下祕書省宣入十八日奉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都司擬上照得溫州布衣王與之皓首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為精粹與之守志厲行無求於世今祕省取其書守臣上其名與獻書自鬻者不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
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與之勅授賓州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祕書省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

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畧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䟽迷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

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脩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沈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灑養民有政飲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癯惻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伏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窺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諱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又諱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

王安石以下十四字通志堂本奪今據西山

文集
補入

吁歎之王由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
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
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
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
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
其西山文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
集作甚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
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
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
明也承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

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
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
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
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
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
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真德秀書
經義考一百二十四按
此序又見劉翰雲莊集
巖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衷以已見為訂義若干卷真
文忠公既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贅卷後辭十數不獲將行東
擔弛日以誨予文遂勉為之言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
渠氏最尊敬之五峰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

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真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為成書在後世不得為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嗟歎之意何以的知為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又洛誥亦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

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為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閒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為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歎發於閒居使得遂其為東周之志六典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天復不慙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為甚漢武帝時河閒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比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歎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

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煨燼之餘安得句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咎於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

予特表出之嘉熙丁酉夏中伏日古汴趙汝騰茂實序于卷末

東巖周禮訂義八十卷載宋史藝文志宋之羣經義最富獨詮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二家而已蓋自王安石當國變常平爲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遺作新經義以所創新法盡傳着之又廢春秋不立學官於是與王氏異者多說春秋而罷言周禮若頴濱蘇氏五峰胡氏殆攻王氏而并及于周禮者與昔之言周禮者鄭康成信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陸陸謂爲羣經源本王仲淹美其經制大備朱子亦稱其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爲先秦古書無可疑焉者東巖之

說謂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模不獲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宥儒自劉仲原父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東巖姓王氏名與之字次點樂清人從松溪陳氏學傳六典要旨其書滄祐初郡守趙汝騰進於朝付祕書省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終通判泗州卒年九十有七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通志堂本卷帛序

陳櫟跋批點周禮訂義泰定甲子六月七日敏求寄示禮訂首冊余細之承謾以點校自後屢借屢換凡三載

始足點

此本刊刻甚拙而多誤揆之理而可是正

者固多以

者亦不無齊稷下諸儒有言曰學問如何觀

點書又聞前輩有言曰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由前一說言之余固不敢以學問自居由後一說言之余亦不敢以纖塵自必敏求其明鑒而恕待之宦宇文集三

極之初纂脩三禮望溪先生為總裁選通禮學者為纂脩大

興鍾蔗經先生與焉此周禮訂義乃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所
著其用朱筆點勘者蔗經也用綠筆審正者望溪也別其是
非擇所去取蔗經先之望溪成之閔亦有異同焉偶繙此書
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次點以康成六事廉為本之說為不
然廉猶廉問廉察也蔗經不刪亦似有取爾者意竊疑之曰
聽曰弊意已足該何必變其文而曰廉問其善乎廉問其能
乎謂察為廉經無他比六計具有功狀聽之於始弊之於終
其人已無可匿何必如後世之寄耳目於人使為刺探而後
其真可得耶記曰大臣法小臣廉羣吏則小臣為多矣而曰
廉非所貴乎且廉訪之字古亦不作廉古作規字惜乎當日不能

就蔗經而請正之乾隆四十六年閏月十一日後學盧某跋
抱經堂文集八曰大戴志小戴禮章句小戴禮章句

四庫全書總目十九周禮訂義八十卷內府藏本宋王與之撰與

之字次點樂清人高祐二年六月行在秘書省准敕訪求書

籍牒温州宣取是編知温州趙汝騰奏進特補一官授賓州

文學後終於通判泗州此本省牒州狀都司看詳及敕旨均

錄載卷首蓋摘宋本之舊前有真德秀序作於紹定五年壬

辰下距進書時十年又有趙汝騰後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

下距進書時六年故汝騰奏稱素識其人又稱德秀歿後與

之蓋刪繁取要由博得約其書益精粹無疵也所采舊說凡

五十一家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眾鄭元崔靈思賈公

彥等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無不搜采

蓋以諸儒為主古義特附存而已德秀稱鄭賈諸儒析名物

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

之張氏獨得聖經精微之蘊永嘉王君其學本於程張云云

蓋以義理為本典制為末故所取宋人獨多矣其注考工記

據古文尚書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亡實沿俞庭椿之

謬說汝騰後序亦稱之殊為舛誤然庭椿淆亂五官臆為點

竄與之則僅持是論而不敢移掇經文視庭椿固為有間至

其以序官散附諸官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晉于寶注周禮雖

先有此例究事由意初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為據也惟是四十五家之書今佚其十之八九僅賴是編以傳雖貴近賤遠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義而菴羅宏富固亦房審權周易義海之亞矣又案邱葵周禮補亡序稱嘉熙間東嘉王次點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為全書今本實無補遺未審別為一書或附此書內而佚之然憑臆改經之說正以不存為最善固無庸深考也

通志堂經解目錄周禮訂義八十卷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東巖撰東巖嘗撰周官補遺摘取五官之屬以補冬官其說始自臨川俞壽翁廷椿復古編而東巖與清源邱葵繼之然東

巖所著訂義則以諸屬仍列五官而為之說也此書採舊說五十一家宋儒之說又四十五家蓋言義理者略備於此何焯曰李中麓宋本

慈谿黃氏日鈔三十五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為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涂巷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及考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

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所餘之數合考工三十之數自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因晚出故為錯脫以示其為古未知然不然五官之屬皆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序臨川俞廷椿氏以為冬官未嘗亡實禘出於五五官之中著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訂義以補俞氏之遺

案東巖周禮訂義采摭浩博為周官說之闢極易祓

王昭禹諸書莫能及也至其冬官不亡之說則於考工記篇目略一及之曰愚按漢儒謂冬官亡補以考工記司空果亡乎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為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塗巷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及攷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一政官之屬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餘簡編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

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

訂義七十

蓋所論者止此而

已其欲移易各官說見于周禮全書者別在補遺中

据邱氏說補遺作嘉熙閱此書真文忠序作于紹定

五年是補遺之作在訂義既成之後柯氏周禮釋原

序以訂義補遺為一書並為嘉熙閱作誤也至所采

舊說五十一家序目備載其姓氏今錄于此以備參

攷漢四家杜氏春鄭氏興鄭氏眾鄭氏康唐二家賈

氏公崔氏靈思紫崔靈思實蕭梁人見

家劉氏敬臨川王氏石安南康劉氏恕明道程氏灝伊

川程氏頤橫梁張氏載龜山楊氏時王氏昭陸氏佃

南城李氏觀禮圖說未詳誰禮庫未詳建寧胡氏安

五峰胡氏宏陳氏祥劉氏彝方氏懋三山林氏奇三

山鄭氏鈞四明史氏浩建安朱氏熹東萊呂氏祖承

嘉薛氏宣永嘉陳氏良傅承嘉鄭氏伯劉氏迎王氏謙未

誰永嘉楊氏恪永嘉陳氏汲山陰黃氏度永嘉鄭氏詳

伯括蒼項氏世安甫陽李氏叔龍泉葉氏通長沙易氏必

被金華薛氏衡天台陳氏明鄭氏敬廬陵周氏大承

嘉曹氏叔永嘉林氏倚棠椅實非永嘉人此金華

趙氏溥永嘉陳氏汪永嘉李氏會山陰孫氏之其書

中所引不列於序目者尚有胡仲實嚴高閣徐御毛

彥清呂芸閣呂大張南軒張張沂公陳彥羣陳季雅陳

宏父藍氏唐氏及陳暘樂書尚書精義諸說又十餘

家按輯之富不減衛湜禮記集說惟剪裁舊說為一

家言與衛書之備列衆說同異者異又間以已見論

定是非亦與衛書之不加論斷者異耳

周官補遺

邱葵周禮全書序

佚

周禮全書序宋高熙問臨川俞庭椿始著復古篇新安朱氏一見以為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缺祗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五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

得為全書矣治官之屬元有六十三俞庭椿刪出獸人獻

人鼈人獸醫司裘掌皮典絲典皂染人追師屨人十一官王

次點補以春官天府內宗外宗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八

官正合六十之數俞庭椿五次點皆以為冬官未嘗亡錯

見於五官中予細攷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趙庸齋皆以為

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辨

教官之屬元有七十九按俞庭椿復古篇王次點訂義刪

出二十二官不當為地官之屬禮官之屬元有六十九按

俞庭椿復古篇王次點訂義刪出十七官添入鼓人舞師二

官又添入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正

合六十之數 政官之屬元有六十九俞廷椿謂職方氏土
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遠師之屬乃邦土之佐司空屬官也
又謂弁師與司弓矢橐人亦宜以工屬司空隸之同馬傳諺
者也王次點謂量人一官司空度地職也與考工記國人營
國之文無異亦空刪出 刑官之屬元有六十六俞廷椿謂
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當屬春官王
次點謂大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一官當與夏官環人合為
一

秦蕙田五禮通考二百十四案王氏所著周禮訂義八十卷
但移序官於每條之前其餘俱仍經文之舊未嘗輕有改移

別著周官補遺證司空非亡雖亦承俞壽翁之誤而較之輕
改經文者固有間矣今補遺一編已無存

周禮十五圖

一卷 國史經籍志二

佚

王氏奕周禮答問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一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八十二王奕字子陵研貫該博杜門著
書不求聞達瀛祐間有旨下州索所著書太守趙汝騰為繕
進且薦之朝奕竟不應

合六十之數 政官之屬元有六十九俞廷椿謂職方氏上方氏彤方氏山師川師遼師之屬乃邦土之佐司空屬官也文謂弁師與司弓矢稟人亦宜以工屬司空隸之同馬傳謫者也王次點謂量人一官司空度地職也與考工記國人營國之文無異亦空刪出 刑官之屬元有六十六俞廷椿謂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當屬春官五次點謂犬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一官當與夏官環人合為一

秦蕙田五禮通考二百十四案王氏所著周禮訂義八十卷但移序官於每條之前其餘俱仍經文之舊未嘗輕有改移

王奕修 官制 行

俞壽翁之誤而較之輕

改訂文者蓋有周矣今詳述一節已無存

孔隆永在修 官制 行 卷一

王氏奕周禮答問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八十二王奕字子陵研貫該博杜門著書不求聞達高祐間有旨下州索所著書太守趙汝騰為繕進且薦之朝奕竟不應

紫霞碧王山人奕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嘉

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胡氏一柱古周禮補正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四注通志古周禮今從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一百卷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經義攷一百二十五引王瓚温州府志胡一桂字德夫永嘉

人咸瀆庚午領鄉薦研究姬公經國制度參訂互考六官錯

簡一旦貫通遂成補正古周禮一百卷林干之為之序學者

稱入齋先生

案入齋胡繼一桂嘉隆温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

以書

謝李便有鈔宋瑞馬
若毅碧周禮井口語
同答下克兒課徒伎
錄四

儒林傳並有傳古周禮補正元以來傳本久佚林能
一序亦未見据王志所述則人齋似亦主俞廷椿等
冬官不亡之說者

明

周氏綱周禮補遺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玉臺周教諭綱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咸

豐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國朝

葉氏嘉榆周官翊訓寶香山館集十七

周官

篇漢之君臣特不好不尚而已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錄
止十七篇十蓋逸其七八孰謂不好不尚之禍乃甚于秦之
焚之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今儀禮同陸
德明賈公彥皆以為今儀禮攷之西漢藝文志高堂生之禮
若倉最明倉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
大夫制愈于倉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生所傳
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昏相見喪既夕虞特牲
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
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爾漢數六經禮樂與焉厥後樂書亡
矣有儀禮在亦復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也

至其所用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古矣然皆釋儀禮
之義若祭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豈得
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固之
言必有得于先生長者之緒餘而非臆度也古者聖王重禮
以之修身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以之豐財裕民
以之強兵禦侮厥後狃于淫靡驕倨苟且之習不惟緩其所
急亦既廢之成德致治之具廢而望學士大夫有日可見之
行如三代國之安富尊榮如三代所以難鄭康成收拾于大
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為之注其書已不純
古矣陸德明因劉范二家之音作為釋文劉之本如以時為

皆以糟爲瀉以洗爲泚以糶爲縷以御爲衙與德明本異矣
德明之本尚非劉本其可謂純鄭乎至賈公彥所據作疏之
本又德明所謂亦作又作或作之本也公彥論鄉飲酒執觶
興洗北面之句云俗本有盥字聚珍板本注崇興沈永樂大典原本作興所今據經文改
正然則今之本又公彥所謂俗本也此書之傳如是而已歲
久而文益訛既訛而莫之訂禮之又失其誰尤乎乾道七年
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秘閣曾公來守是邦承游歎之餘究
心于理務廣上恩其効績之著至于風雨時癘疫息越明年
夏欲植教本肇設儀禮孔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
而後行公豈其人也瀉初與謝黥論學曰謝黥承嘉謝書李澤之兄見樓鑰

攻魏集一百九

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興於詩立於禮又

曰學詩學禮學其在是乎相與取詩禮歸而誦之數年黔皆
終卷且萃其說瀉敏不類未能半也而成歲之漂黔不克免

瀉愴孤陋其學旋廢

聚珍板本注崇成歲之漂未詳其義據上言瀉初與謝黥論學似謂黥終年

深流○按成當爲戊詳下盧文韶跋此注說

誤頃櫻私喪閱喪祭之禮以省所忘憤

憤莫能再讀公以瀉嘗識此書也命之校之瀉亦幸此書之
且有善版也遽拜不辭此書初列于周廣順之三年復校于

顯德之六年本朝因之所謂監本者也而後在京則自甲箱

本在杭則有細字本渡江以來嚴人取巾箱本刻之雖咸有
得失視後來者爲善此皆瀉之所見者也瀉首得嚴本故以

為據參以羣本不足則質之疏質之釋文疏釋文又不足則闕之蓋不敢以謬見斷古經也蓋本者天下後世之所祖巾箱者嚴本之所祖故其有誤則亦辨之餘則采其公而已既畢哀其所校之字次為二卷以釋文誤字為一卷附其後總三卷題曰儀禮識誤豈獨以識儀禮之誤亦以自識其誤也儀禮識誤自序

瀋于經注兼辨藍本巾箱本之誤今至釋文乃獨不然非敢畧也懼其煩而已此本之及作乃且作且上作士文作文之類改而正之爾亦不復辯儀禮識誤三釋文誤字後附識

朱子記永嘉儀誤字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

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畧近世永嘉張高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板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即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為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讀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為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文既誤倒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何而為句又如何而為說也又

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乃戊己之已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
宜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己從攴爲己有過攴之則改之
義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己亥亦可用其五也明而
諸本或寫己爲辰己之已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
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
文遂以權音每讀令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
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尚多病倦不暇細考姑記此三條
以告觀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誤於此己字三四乃鏡滅其上
體豈亦疑之而未知所決耶

晦卷大全集七十

宗雷

全祖望永嘉張氏古禮序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

永嘉張忠甫先生澆所校定也朱子謂儀禮人所罕讀故善
本難得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
甚疎畧莫若忠甫之書為精密然其中亦不能無舛者如謂
高堂生所得乃士禮而今此說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
則疑其非高堂生所傳特篇數偶同耳不知所謂士禮者特
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之天子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
非朝聘燕享亦屬之所可推也其於冠禮元端亦錯然校之
他本終為獨勝其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蓋後學言也十七
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則先儒最取其說目錄一卷詳
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

定之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刊而行之宋中興藝文志
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
在宋當以忠甫為功臣之首所謂親揮讓進退於士間而如
見之者不在后蒼大小戴慶普之下顧世無昌黎誰其愛而
讀之宜其書之日以難遇也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
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為忠甫立傳故其本末缺然獨
見於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名周乾
澗間一大儒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
之朝祿以監獄忠甫以為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
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間為族姻治喪亦斷持古

制時為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
窮以死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
為止齋所述如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
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忌則引緇黃而薦在
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忠甫斯言可謂
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考度數之末文者哉是書抄
之永樂大典中乃更為之序 鮎埼亭集三十一

盧文弨書後此宋永嘉張澗忠甫之所箸也乾道八下温州
守吏部郎顛曾逮仲躬欲錄儀禮託忠甫為校讎因衰次所
校之字為二卷又釋文誤字一卷朱子謂其所校甚子細然

亦不能無舛謬今案其所校多從釋文之說釋文與唐開成石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能盡依說文正體忠甫亦然如以刺為刺以宴為宴以筮為策以鴇為孺之類實自唐已來相承之舊文非忠甫始易以俗體也其士昏禮梧授梧字从手今案釋文梧字从木既夕篇同當與枝梧字無異又燕禮下賢云延嫁反監本延作迴今案易屯卦下賤釋文云迴嫁反他經多同則延字迴字皆誤今通志堂本作避亦非也又馳以支反云支當作皮今案周禮酒正禮記內則釋文馳皆作以支反不當改作以皮又聘禮青豕云五且反監本且為但今案大射儀亦是五且反非誤又有司徹曉云呼報

反監本報作彤今案釋文曉許堯反與內則音同呼報呼彤皆非也其所見釋文與今通志堂梓行本多有異同如士昏禮之齊肝今齊字有口苟既夕禮燭用蒸今蒸字下有四點又杖筮筭今筭字从羽不从竹又主人諦今諦字从口不從言至此書經轉寫亦疑有誤者如聘禮注嫌擯者一一授之言云監杭本以一為二余謂當是以下一為二古人語常用一二作一者乃後人所改也又標言籩二字余案下校語則此當作言猶籩脫一猶字又喪服釋文盛米注或主同張云注無盛筮字是已又云有白殷盛也筮家當也余案筮家當也四字不可曉亦不見注當誤衍耳鄞樓鑰大防為祀嘉

教官忠甫常貢直言於樓樓更親之嘗問其何以不仕曰今
之任皆非古之道如始至則朝拜過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
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卒也陳君舉寶銘其墓此言自序不
知是何年其云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
來守是邦云云曰今則曾後所遷之官也若其守溫之時則
吏部郎耳見樓攻媿集又自序言與謝黥論學歲歲之漂黔
不克免衆宋史五行志乾道二年温州海溢是年歲在丙戌
忠甫所言正謂黔以是年漂沒而死耳乃轉寫之誤以戌爲
成說者遂以終年漂流解之何其不能闕疑乃爾抱經堂文

集十一

直齋書錄解題二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永嘉張
澹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
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
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
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生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
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引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
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澹始訂其訛為儀豈識誤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儀禮識誤三卷永嘉大宋張澹撰澹字

忠甫永嘉人是書乃乾道八年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逮

刊儀禮鄭氏注十七卷陸氏釋文一卷瀉為之校定因舉所
改字句彙為一編其所引據有周廣順三年及顯德六年刊
行之監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細字本嚴之刊巾箱
本參以陸氏釋文賈氏疏叢訂異同最為詳審近世久無傳
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為已佚惟永樂大典所載諸條猶散
附經文之後可以綴錄成編其鄉射大射二篇適在永樂大
典闕卷中則不可復考矣朱子語錄有曰儀禮人所罕讀難
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
甚疏畧近世永嘉張澐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
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

較他本為最勝今觀其書株守釋文往往以習俗相沿之字
轉改六書正體則朱子所謂不能無舛謬者誠所未免然是
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謠文脫句藉以考識舊槩諸本之不傳
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畧其有功於儀禮誠非淺小今復加
檢勘各疏明其得失俾瑜瑕不掩其原本殘闕數處亦考訂
補輯附於下方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而陳振孫書錄解
題作三卷考瀉自序言襄所校之字次為二卷以釋文誤字
為一卷附其後總為三卷則宋志一卷為傳寫之誤明矣今
仍釐為三卷存其舊焉

樓鑰攻媿集七十七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遊

忠甫居城南相見如平生歡自言舊與其友謝君黔講習謂
易與春秋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於是相與讀書與
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為難讀而公獨熟復
而躬履之貳卿曾公逮時以吏部典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
之實為善本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目錄劉歆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
七篇張濬云如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
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
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
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

忠甫

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朱子語類 張忠父所據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
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
嘉張濬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
不能無舛謬張忠甫所校儀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元
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
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盧文弨儀禮詳校凡例張忠甫識誤一書專依陸氏釋文以
正經注之誤但唐已來相傳儀禮之本不皆畫一當日賈氏
所據之本未必皆與陸氏符同各從其舊可也

阮氏儀禮注疏校勘記引據各本目錄儀禮識誤聚珍板本
宋乾道八年曾逮命張澐校刊儀禮因爲識誤三卷今刊本
未見惟識誤存焉其書專宗釋文意在復古然所辨或祇係
偏旁形體則六朝時俗書最多既不足據且無關語句之異
同也至其精審之處自不可沒以嚴本為據參以監本及汗
京巾箱本杭細字本又有湖北漕司本監本初刊於廣順復
校於顯德而宋因之

宋元學案五十二監嶽張忠甫先生澐永樂大典中有古禮
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則先生所校定也

案張監嶽澐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永

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其校儀禮據自序云乾道七

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秘閣曾公來守是邦越明

年夏肇鉞儀禮命之校之云云蓋其書刊于乾道八

年時曾逮守温州實主其事是年逮改官兩浙運判

潛說父咸臨臨安志五兩浙轉運題
名曾逮乾道八年運判九年易呂搆自序作于逮已

改官之後故有今兩浙轉運判官之語四庫提要

謂刊儀禮在逮為轉運判官時誤也識誤稟集眾本

校列茲異雖墨守陸氏音義而精覈居多非毛居正

六經正誤所可並論其所校各本若廣順顯德兩監

本京本杭本湖北漕司本開寶釋文今並亡佚惟嚴

州本僅有傳帙然亦罕觀惟藉此書存其同異又載顯德監本為吉觀國所校亦他書所未及可補經義考鏤板一門之缺固為校讎之學者所宜攷覈也又案張氏校刊古禮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魏了翁儀禮安義引其異文俱為溫本今惟存識誤三卷乃乾隆三十八年從永樂大典錄出者鄉戶射大射二篇誤字在大典缺卷之中遂無可考古禮及釋文亦並未錄考全氏補宋元學案則謂古禮釋文識誤三書大典皆有之所作古禮序亦統舉古禮釋文識誤三書不云有所缺佚謝山鈔永樂大典內遺書據董

葉氏味道儀禮解

秉純所編年譜在乾隆元年初入詞館時或所見大典尚無缺卷古禮及釋文提要不云存佚豈以其與今本無甚異同故不復輯錄耶

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 經義考一百三十二無卷數

佚經義考一百三十二

案葉文修儀禮解明時尚存今則已無傳本矣南宋

初治儀禮者莫如張忠文文修為忠文之甥朱子語類八十

四載葉賀孫錄云周問張翥瀉聞其已死再三稱歎且詢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惜朝廷不舉用

之佚典禮是其禮學當亦傳之忠文者

元

葉氏起喪禮會紀

虞集道園學古錄十一。千頃堂書目二補遺金元藝文志經義考一百三十七葉作喪禮

會經經義考複出作會紀元史藝文志一同並誤

佚經義考一百三十七

虞集曰先王既遠禮樂窮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為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

氏之說而粗加鑿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憾於斯而承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

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
之恂恂愿愿嚴嚴毅毅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
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銜者也顧不鄙予
而伊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幙官
以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略敘
梗概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微而振卿
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
晚也道園學古錄十一

千頃堂書目二葉起喪禮會經字振卿永嘉人虞集為之跋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十四朱氏經義考禮類有葉起喪禮

會記又有喪禮會經蓋一書而重出也據虞伯生序當作記

明

蔡氏芳喪禮酌宜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三十七

伏經義考一百三十七注曰未見

案蔡謹副芳乾嘉溫州府志嘉慶吳興縣志介節傳

並有傳

右儀禮

宋

周氏行祀禮記講義

禮記

已

自敘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于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
人卒然加敬遠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
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習于數與邀譽于人而然也蓋其所
有于性感物而出者如此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
固行矣人者位乎天也
也萬物
身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
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
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
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

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
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
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
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
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
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
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
遊阿王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
說也其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
幼之習而卒於聖人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

言然後能得其理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以從事不出於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浮
泚集四

案浮泚禮記講義宋史藝文志及各家書目均未著錄其敘見永樂大典本浮泚集者不言何人所著當即自纂書也又本集二有經解十二篇其九皆說禮記衛湜禮記集說所采永嘉周氏說皆在其中疑即講義逸文之僅存者

戴氏溪曲禮口義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文獻通考一百四十八

佚

學記口義

三卷

宋史藝文志一經籍考二百五十一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國史經籍志二作二卷

四

佚經義考一百五十一

潘祖彜案岷隱曲禮學記口義今無傳本以衛氏禮記集說王熙所引考之蓋亦綜論禮意不甚考證名物與所著續

禮記圖讀詩記體例相近

徐氏月明禮記說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黃氏日鈔十六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
言見左氏傳成公三年永嘉徐氏謂春秋時士大夫以為周
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持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
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隴之盟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穀專之
新城之盟九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樂林之師以
四國之君會晉大夫而不以為歡鞞之戰以大夫而敵齊侯
溴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於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
之說也而君臣之分紊矣要之國雖有小大君臣之分安可
紊也哉

禮記集說姓氏永嘉徐氏自明字誠甫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宋進士高熙戊戌姚頴楨徐自明永嘉
人太常博士有禮記說

紫樵堂徐常博自明郡縣志無傳陳昉序宰輔編年
錄偶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
言悉中節行不越規論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
端楷皆有益於世教全文載十一卷可見其學術大較禮記
說衛氏集說王制篇所引頗多他卷則絕無所見疑
所釋止此一篇矣其說于封建井地特詳蓋亦精研
經制之學者

陳氏填王制章句

一卷 經義考一百四十八

佚 經義考一百四十八注曰未見

葉氏味道祭法宗廟廟享郊祀外傳宋史儒林傳四萬承温州府志十七無廟享二字又

祀作注
佚

葉葉文修祭法宗廟廟享郊祀外傳惟見宋史本傳攷

朱子修儀禮經傳通解以其彙分屬門人編集晦菴

大全集佚考一載與黃直卿云禮書已了得王朝禮

但欲將冠禮一篇附疏以為諸篇之式分與四明永

嘉并子約金華呂祖儉字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了

則文修當亦在分編之列又語類 載葉賀孫

文修問祭禮附祭儀如說考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因云某已衰老萬一不見此書之成諸公

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云云則是文修

分編祭禮之塙證外傳疑即當時所輯彙本其云外

傳者朱子原定禮書篇目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

朝禮喪禮祭禮之外尚有大傳外傳見晦菴集答李季章李寶之二

書今通解無此目者後重定所改也

繆氏主一禮記通考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四十二補遼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一

佚 經義考一百四十二

鄭氏樸翁禮記正義

一卷世善堂藏書目錄上十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四
十二宋史藝文志補
佚經義考一百四十二注曰未見

張氏學敬禮記章句

八卷明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十頃堂書目二經義
考一百四十四

未見 經義考一百四十四存

自平學敬自少業舉于時卽好讀禮經第觀舊說多所未安
思欲釐正之而有所未暇弘治戊午以詩經中省試乃築羅
峯書院於五都瑤溪山中集徒講學始取而章句之正德庚
辰中禮部試辛巳上登極賜進士時武宗皇帝嗣孝宗皇帝
一十六年矣賓天無嗣上以興獻王世子奉太祖高皇帝兄

弟終及之訓入繼大統朝議以上考孝宗皇帝而稱興獻王
為叔父學敬執禮爭之舉朝洵洵至嘉靖四年始定上銳志
中興以明聖述作為己任如正孔子之祀定郊廟之儀與夫
耕蠶冠服之制皆所最先者而左右匡助以責學敬孔子曰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上固天啓之矣學敬自惟薄劣無以
仰副萬一敢不兢兢乎始終勉之期以自效然三千三百變
觀適中毫釐有差為害匪細此尋常講議尤不可不求其當
已也然禮莫大於父子之倫而明王之治天下必本於孝學
敬既以是上贊聖天子正大光明之治則疇昔之所好而致
力者似不為欺世之空文而或者可以對揚於名教嘗讀杜

甫諸詩見其忠誠懇惻乃取其七言近體而訓解之已獻于上而霍宗伯韜諸人咸謂孚敬當以禮記章句獻孚敬以為此聖經也可槩足已自信而一無所遜哉於是有所謂仍自念平生精力悉在於此胡可使之泯滅也歲已未以疾乞歸未幾朝使復促因付免遜業輩校梓藏于勅建寶綸樓中以質諸博古君子

張文忠集文稿一。按經義考一百四十四載此序字句小異蓋朱氏所刪削也今

不備校

虞氏原璩禮記稽疑

一卷

佚

改作三行
改作三行
後半是舊書

國朝
頁第三行有

嘉慶瑞安縣志九禮記稽疑一卷明虞原璩撰見環菴集

紫環菴虞先生原璩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

隱逸傳並有傳

國朝
孫氏希旦禮記集解

五十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存家仲父校刊本

小戴之學鄭注孔義而外宋櫟齋衛氏之書綜羅最博而無所折衷黃東發以為浩瀚未易徧觀自元雲莊陳氏說出明人樂其簡易遂列學官至今承用然於禮制則援据多踈禮意則發明未至學者弗心饜也我家敬軒先生乾隆戊戌

廷對以第三人及第爲學一宗程朱研精覃思於書無所不
窺旁涉天官地輿鍾律歷算而致力於三禮尤深著禮記集
解六十一卷余舅氏鴈湖几山兩先生屢謀鈔版而不成
豐癸丑某自粵石歸被朝旨治園於鄉從其曾孫裕昆發
篋出之則纍然巨編首十卷几山先生所精校錄藏其副餘
則朱墨雜糅塗乙紛糾蓋稿雖屢易而增改尚多其間剪紙
黏綴歲久脫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禮注疏本及衛
氏集說於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黃已徧讐勘駁正之說劄
記於簡端者幾滿遂爲之參互考訂逾歲而清本定庚申六
月開雕中更寇亂迄同治戊辰三月始成集貲鳩工藉同人

之力爲多天禮四十九篇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賴是傳
焉而雜出於漢儒之所輯去聖已遠各記所聞其旨不能盡
一於是訓詁家紛紜訟莫決從違是書首取鄭注孔義芟
其繁蕪撮其樞要下及宋元以來諸儒之說靡不博觀約取
苟有未當裁以己意其於名物制度之詳必求確有根據而
大旨在以經注經非苟爲異同者也至其闡明禮意往復曲
暢必求卽乎天理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程朱之言
也先生易簣時年未逾五十於是書已三易稿於平日不勤
矣今距先生之卒不及百年其在館閣時清節峻望無有能
道之者讀是書抑可想見先生之爲人也族子某謹序仲父

序
先生

吾鄉孫敬軒先生精三禮學著有禮記集解六十一卷藏於家道光癸巳甲午間先伯父雁湖府君與二三同志計錫版命先嚴几山府君先事校勘纔畢十卷而兩府君先後捐館咸豐初年先生族子琴西葉田昆仲於琪爲中表兄弟深懼先業之湮悉心釐訂集賞開雕功甫及半旋遭兵燹板復燬其五六今幸擬拾散亡力完是書琪亦得與校刊之役幸藉手以竟先人未卒之志而又歎文字顯晦有數造物者猶於將成未成之際若故阨之而卒底於成豈非先生一生精力所在有必不可泯沒者哉邑後學項琪謹跋

家大人敬軒先生行狀先生於諸經尤深於三禮辛卯以後始專治小戴注說有未當輒以己意爲之詁釋謂之注疏駸誤已亥居憂主中山書院乃益取宋元以來諸家之書推廣其說爲集解五十卷其大指在博參衆說以明古義而不爲說詞曲論故論者謂先生之言禮其於名物制度考索精詳可以補漢儒所未及而深明先王之意以卽乎人心之所安則又漢儒所不逮也然先生常自言讀禮經當如自親見之而身親行之則其著書之旨蓋可見矣禮注旣成方以台周官儀禮謂門人曰若四分官書事畢再得從事二十年當可卒業而疾病不及爲矣非可惜歟

案家敬軒先生當乾隆初經學大師提倡未盛先生獨闢涂經研精三禮博考精思于禮經制度參互研覈致多心得其釋戴記兼綜漢唐宋諸儒及顧炎武戴震之說擇善而從無所偏主校正經文若曲禮醴醬處內從釋文定作醴醬豚曰膾肥據注及釋文當作豚肥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謂據漢書當作纖微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據家語當作使人祭法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俗本多作祖宗据孔疏正之此與唐石經及宋本合並塙有依據至於鄭注間有譌誤輒爲糾正如據禘記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又兄弟

之殤則練冠禘證殤不限適庶皆有祔與除服之祭

正曾子問注謂庶殤不祭之誤

注說依祭法推之先

國語

禽語據燕禮無賓酢主君之禮定郊特牲三

外多不可信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謂饗禮正注以介爲賓賓爲

苟敬據燕禮爲說之誤據顧命天子路寢之制與覲

禮在廟言几俟於東箱正玉藻注天子廟及路寢與

明堂同制之誤若此之類並貫穿經又推玩得之不

爲意心之說其餘記文關涉儀禮周官兩經亦一

一疏釋其義注義簡與孔賈兩疏述鄭或有違盩亦

爲疏通證明其學求之近代當與張稷若江春修相

頤頑雖復禘主人鬼論襲趙匡祧非遠廟義違祭法
不免小有疏舛然精審之處終非方靈臯諸人所能
及也原槩本五十卷仲父止庵先生校槧時行高六
十一卷今以五十卷著于錄從其朔也

葉氏嘉禴禮記類編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右禮記

宋

蘇氏

古禮書敘略

一卷 王柏魯齋集五

佚

王相跋古禮書敘略一卷永嘉蘇太古所編洞見源委亦閒
有發明可謂有志於學禮者奈其書亡逸每思至此未嘗不
撫卷太息而有遺恨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遽
曰周禮盡在魯矣不知當時指何為周禮況去籍於戰國孟
子已不得學諸侯之禮而聞其畧以是知周之舊典禮經不
待秦燬而亡之亦已久矣河間獻王不知何以得古禮經五
十六卷藏于秘府班固既見之乃不登載於八書中遂亡於
亡此尤為之可恨也今所謂儀禮十七卷或謂此止載行禮
之威儀亦非禮之正經朱子然之況二戴又儀禮之傳乎若

今之所謂六典之書胡文定父子謂王莽令劉歆撰雖諸儒
先不以為然亦以其來歷不明與周官不合且孔孟不曾提
出語學者此為可疑耳為今學者之計既幸有三先三傳傳
集解且宜研窮精究未可遽萌編纂之念因書鄙見而歸之
曾齋集五

案乾隆府志載蘇太古古禮書敘畧一卷故金履祥

仁山集一有送三蘇君序曰愚翁先生蘇公來官金
華其三秀從焉長曰太古仲曰佩韋季曰會心皆所
以號也又卷四有九月初永嘉蘇太古同遊金華洞
夜宿鹿田寺用杜陵山館詩韻以贈詩南宋人通稱

溫人為永嘉人蓋用永嘉郡舊稱也太古不知籍隸

何縣佩文齋書畫譜二十五引王魯齋集蘇基先溫

之瑞安人登寶祐癸丑第初調臨安府浙江稅
終全華今華騰溫州府十寶祐癸丑進士有蘇文
洪瑞安人而無基先仁山集所稱愚翁先生蘇公或
即基先然今所見馮和京刊本魯齋集又據仁山送
十二卷無此語換更求足本攷之

序則太古乃別號其名惜無可考

王氏奕三禮會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萬麻溫州府

佚

右三禮總義

明

侯氏廷訓六禮纂要

今改卷三

未見

千頃堂書目二侯廷訓六禮纂要六卷樂清人正德辛巳進士雲南按察司僉事為進士時嘗以議大禮被杖

侯一元僉事府君壙志府君自治嚴有日程錄日志行事所

著書凡一十七種尤好禮冠婚諸子必以禮數分俸奉親沒

即立宗建祠又以俸四十金寄宗人為祭本其仁孝類是也

案筆山侯僉事廷訓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乾隆溫

州通志名臣傳咸豐樂清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右通禮

以會

宋

盧氏祖泉盧氏正歲會拜錄 鶴山集

佚

魏了翁跋古者比閭族鄙之法修則有相保相愛相葬相救

相調相賓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為也則主集者以

里布屋粟之物為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

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盈宇宙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

聯絡者所以其明命而厚同體也而况於吾宗族乎愛者

華其葉濟兮氣相屬潤相滋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

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苟治昆弟

由根心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王制壞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歷漢魏以後雖閒有重民族爭門戶立廟院修宗會等事斑斑見於史冊而利欲重熾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欲復小宗欲立譜法蓋深有感于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申之以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歆慕咨嘆使人孝敬之心油然而翼翼然不能已敬以所聞書于下方且以自勉云鶴山集

小序

卷甫工盧少監阻臬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
不知凡幾

小序

二卷 宋史藝文志三

佚

宋史藝文志三周端朝冠婚喪祭禮二卷集司馬氏程氏呂氏禮

案周文忠公端朝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

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所著冠婚喪祭禮屢見

宋志云集司馬氏程氏呂氏禮攷宋志有司馬光書

儀八卷又涑水祭儀一卷呂大防大臨家祭儀一卷

程頤伊川程氏祭儀一卷文忠所集當卽此數書也

明

雜禮

由根心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王制壞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歷漢魏以後雖間有重民族爭門戶立廟院修宗會等事斑斑見於史冊而利欲重做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欲復小宗欲立譜法蓋深有感于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申之以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歆慕咨嘆使人孝敬之心油翼翼然不能已敬以所聞書于下方且以自勉云鶴山集

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周氏端朝冠婚喪祭禮

二卷 宋史藝文志三

佚

宋史藝文志三周端朝冠婚喪祭禮二卷集司馬氏程氏呂氏禮

案周文忠公端朝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所著冠婚喪祭禮塵見

宋志云集司馬氏程氏呂氏禮攷宋志有司馬光書儀八卷又涑水祭儀一卷呂大防大臨家祭儀一卷

程頤伊川程氏祭儀一卷文忠所集當卽此數書也

明

雜禮

